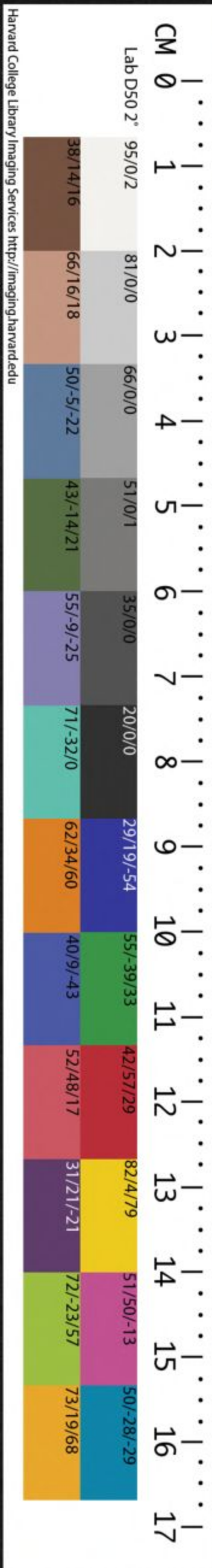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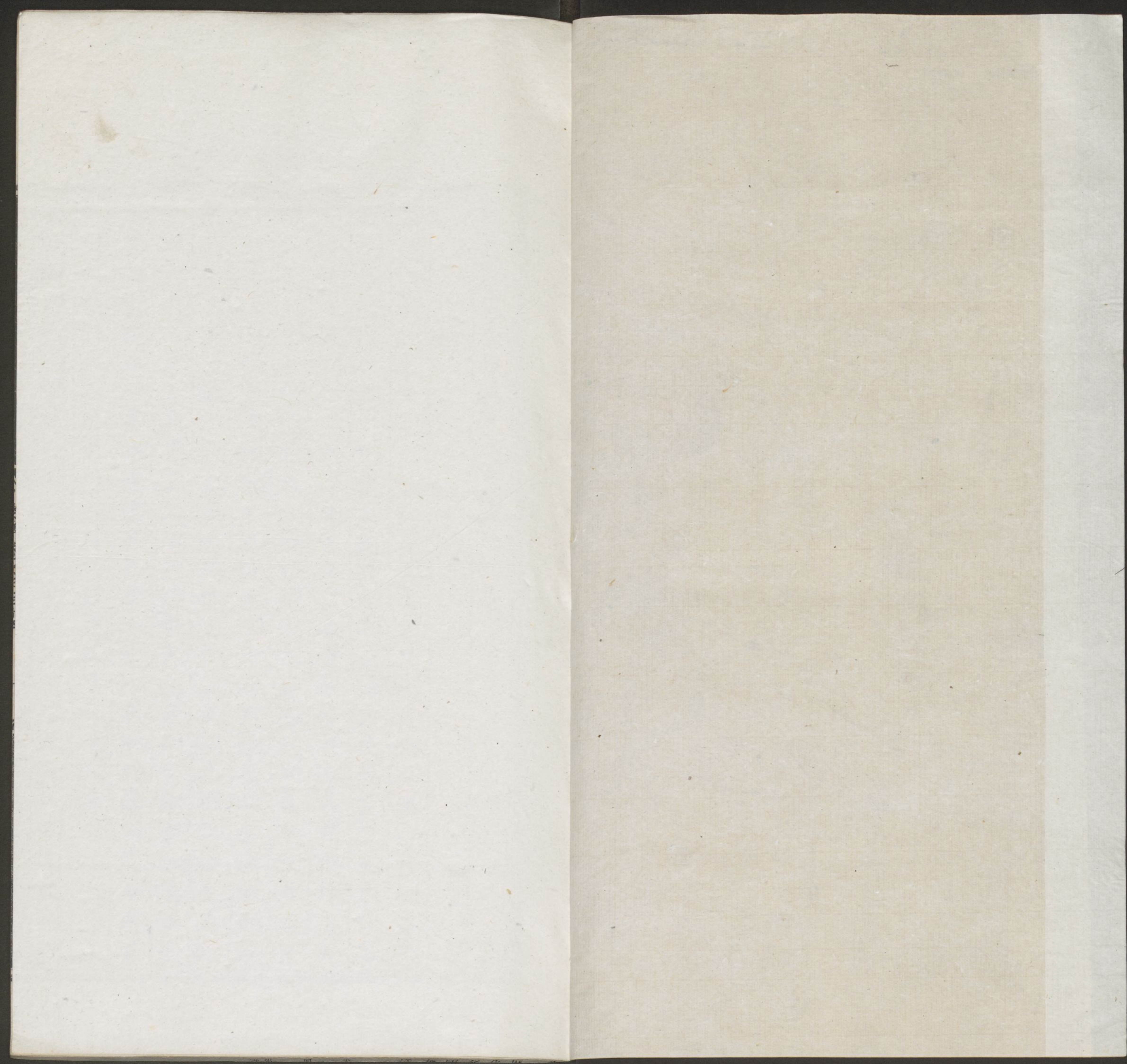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
287

JAN 20 1940

T 4664 / 4244A





不運深時江東提點刑獄杜俊上表曰早雖存錄人無粒食祿券現
 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氣蕭條左折道轉拜死盛道流民充斥本
 附安輯之政刻操成風已聞乘其之道是乃曼既迫矣新興北兵乘
 勝而善騎中原野盜成名而姪起將成已蜀蘇我荆襄據我淮境近
 天由安以以職事運糧場之臣肆為敢取勝則張皇而古幼賊則精
 實而不言脫校乘上流之無備為敵為長江之謀其誰與得之是外
 急難以夫人士上祈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故慧吐芒
 乃之而管院春而雷海嶺漢文於都城亦地款補其數句是不得乎
 夫而天已怒夫人死於干戈死於亂世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
 盈野沙草載路等是一角竹所不盡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四

灾祥

宋理宗時江東提點刑獄杜範上奏曰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棊券猥輕。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。左浙近輔殍死盈道。流民充斥。未聞安輯之政。剽掠成風。已開弄兵之萌。是內憂既迫矣。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。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。擣我巴蜀。據我荆襄。擾我淮堧。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。疆場之臣肆為欺蔽。勝則張皇而言功。敗則掩覆而不言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。為飲馬長江之謀。其誰與捍之。是外患既深矣。人主上所事者天。下所恃者民。近者天文示變。妖慧吐芒。方冬而雷。既春而雷。海潮衝突於都城。赤地幾徧於畿甸。是不得乎天。而天已怒矣。人死於干戈。死於飢饉。父子相棄。夫婦不相保。怨氣盈腹。謗言載路。等死一萌。何所不至。是不得乎民。而民已怨矣。內憂

哈佛大學
圖書館
藏印

外患之交至。天心人心之俱失。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。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。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。陰竊君人之大柄。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。而廢置生殺。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。以致紀綱陵夷。風俗頹靡。軍政不修。而邊備廢缺。凡今日之內憂外患。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。如養護癰疽。待時而決耳。端平號為更化。而居相位者非其人。無能改於其舊。敗壞汙穢。殆有甚焉。自是聖意惶惑。莫知所倚仗。方且不以彼為讎。而以為德。不以彼為罪。而以為功。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。而變恠見矣。人之望於陛下者缺。而怨叛形矣。陛下敬天有圖。昔酒有箴。緝熙有記。使持此一念。振起傾頽。宜無難者。然聞之道路。謂警懼之意。祇見於外朝。視政之頃。而好樂之私。多縱於內廷。燕褻之際。名為任賢。而左右近習。或得而潛問。政出於中書。而御筆特奏。或從而中出。左道之蠱惑。

私親之請託。蒙蔽陛下之聰明。轉移陛下之心術也。

範遷吏部侍郎兼侍講。以久旱復上言曰。陛下嗣膺寶位。餘二十年。災異譴告。無歲無之。至于今而益甚。陛下求所以應天者。將止於減膳徹樂。分禱群祀而已乎。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。夫不務反躬悔過。而徒覲天怒之釋。天下寧有是理。欲望陛下。一洗舊習。以新天下。出宮女以遠聲色。斥近習以防蔽欺。省浮費以給國用。薄征歛以寬民力。且儲貳未立。國本尚虛。乞選宗姓之賢者。育之宮中。而教導之。又言銓法之壞。廟堂既有堂除。復時取部缺。以徇人情。士大夫既陷賊濫。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。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。未幾復上言曰。天災旱暵。昔固有之。而倉廩匱竭。月支不繼。升粟一千。其增未已。富戶淪落。十室九空。此又昔之所無也。甚而闔門餓死。相率投江。里巷聚首。以議執政。軍伍許語。所不忍聞。此何等氣象。而見於京城。衆

大之區。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。淮民流離。襁負相屬。欲歸無所。奄奄待盡。使邊塵不起。尚可相依苟活。萬一敵騎衝突。彼必奔逃。南來。或相携從敵。因為之鄉導。巴蜀之覆轍可鑑也。竊意陛下宵旰憂懼。寧處弗遑。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。左右嬖孽未聞有所放遣。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。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。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。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。秉國鈞者。惟私情之徇。主道揆者。惟法守之侵。國家大政。則相持而不決。司存細務。則出意而輒行。命令朝更而夕變。紀綱蕩廢而不存。無一事之不弊。無一弊之不極。陛下蓋亦震懼自省。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。如河道未通。軍餉若何而可運。浙右早歉。荒政若何而可行。財計空匱。糴本若何而可足。流徙失所。遣使若何而可定。敵情叵測。邊圍若何而可固。各務悉力盡思。以陳持危制變之策。

右正言兼侍講李太同上言曰。趙冀分野。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。則我師之出。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。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。而或加忽。一話一言。一政一事。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。度宗咸淳九年。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。漢董仲舒治國。以春秋災異之變。推陰陽所以錯行。故求雨閉諸陽。縱諸陰。其止雨。反是。行之一國。未嘗不得所欲。

臣聞水旱之有祈禳。古之道也。何則。民命所關。苟有可以救之者。君子必盡心焉。不若是。則謂之無志於民可也。周禮太祝六祈。有為人禱門。祭法曰。雩。祭水旱也。漢晉梁隋暨唐。皆遵用之。不以為世俗祈禳小數而忽之也。然臣以為水旱之有祈禳。猶焚溺之有救拯。當急而不當緩。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。緩則災變成形。無益於事矣。雲漢之詩曰。祈年孔夙。方社不莫。夙與不莫者。言貴

早耳。古人之於民事，皇皇汲汲而圖之。故曰：民事不可緩也。董仲舒之治江都，史不載他事，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，亦可見以此為先務之急矣。行之一國，未嘗不得所欲，恍意感通，宜其應之速也。國家凡有水旱，祈禳之禮著于令甲，有司未嘗不舉而行，然常失之遼緩，赫赫炎炎，苗將槁死而勤雨之令始行，浩浩洋洋，慮殫為河，而閉陰之典方舉，其未然者固可及救，然其所傷亦已多矣。有民有社，災已切近，勇於行之，不為晉越也，而猶拘攣蓄縮，視儀聽唱，亦何為哉。雖然，水旱者陰陽而已，救之者縱閉而已，所謂縱閉，豈止於城門開闔而已哉。夫淫雨為沴者，陰盛陽微之證也。今朝廷之上，明目張膽之夫少，而宛舌同聲之士多，此陰也。邊鄙之間，接石拔距之氣衰，而棄甲曳兵之習痼，此陰也。田里之間，擊壤鼓腹之音絕，而疾首蹙頞之恨深，此陰也。光弼出矣，而旗幟未見。

其精明勝之用矣。盜賊不為之衰止，貪墨之吏去之是也。而使之易鎮，饋軍之將，斥之是也。而使之扞城，朝臣舛午，膠戾乖刺，幾有漢人之患。正衙罷奏，庶官不對，幾有唐世之風。凡此皆陰盛陽微之證也。微者不縱，使之日消，盛者不閉，使之日長，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氣哉。此又祈禳之大者，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。臣憂愛之深，愚戆妄發，惟陛下幸赦。

牟濂進故事曰：乾道元年二月甲辰，以久雨避殿減膳。蜀兩浙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繫囚，蜀福建寺觀歲輸寬剩。二年四月戊寅，以淫雨為沴，詔侍從臺諫講究刑政所宜以聞。

臣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，法祖敬天，肇新初元，與天下更始，德至渥也。乃仲春之月，一雨兼旬，霖霪未已，聖心惻然，憂民之憂，遣使察獄，捐帑賑貧，堯舜用心，何以加此。臣竊觀中興以來之治，莫

盛於乾淳。而稽之史冊。元年春。以久雨。避殿戒膳。次年夏。以淫雨。講究刑政。夫以壽皇勵精為治之初。君德初無絲毫之失。而頻年苦雨如此。壽皇切切然懼一政一事之間。有以干陰陽之和者。即此一念。自可格天。故終不能累乾淳之治者。以此。陛下初政。罔匪大公。杜貢獻之門。絕儉壬之路。皆為民生計也。而陰沴之氣。乃見於清明之時。何耶。快活條貫。日見施行。天地生物之心也。或者奉行不虔。德意志慮。猶未達於民歟。聖恩汪洋。仁及草木。天地成物之仁也。或者猶有沉鬱于下。而不能自拔者歟。禁法令所當禁。欲民知重本也。而京城游手末作者衆。或因於衣食之無資。平物價之未平。欲民易養生也。而在在物價騰湧。每病於買遷之無術。不傷不困。明主未嘗不欲躋世於治平。而欲壽欲安。人情終莫能盡遂也。得無猶有乖氣致異者歟。不然。有君如此。淫雨何從而來耶。

萬細民艱食。計日以望二麥之登。而今壞於垂成。何以解陛下為民之憂耶。陛下謙遜。未嘗御正殿。未嘗享玉食之奉。可無愧於孝宗皇帝。避殿戒膳矣。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心為心。詔內而侍從臺諫。講求刑政之所宜。外而監司帥守。條陳民生之疾苦。因其所已行。而求其所未至。一政一令。果合人情乎。人情悅則天意回矣。然此皆目前顯然之憂也。而陰陽消長之機。又有大可畏者焉。今正人登進。善類翕集。方陽明用事。而陰晦乃爾。是不可不思其故乎。陰為女子。為小人。以至夷狄盜賊。皆陰也。陛下力行通喪。孝思罔極。決無聲色之奉。所可慮者。小人得無包藏乎。夷狄得無窺伺乎。盜賊得無竊發乎。天其或者警吾君。吾相。使為持陽抑陰之計。無事而為有事之防歟。凡此數端。皆當上關聖慮。書曰。惟事事。乃其有備。有備無患。惟陛下與二三大臣。亟圖之。臣不勝惓惓。

宗正少卿趙景緯上奏曰。雷發非時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。內批
疊降而名器輕。宮闈不嚴而主威褻。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。戢貪之
詔方嚴而隨弛。官正什伍之令。所以防竒表。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。
緇黃出入之禁。所以嚴宸居。而間惑於禮讓之小數。以至殫墨未乾。
而杖拭之旨已下。駁奏未幾。而捷出之徑已開。命令不凝。則陽緹而
不收。主意不堅。則陰閉而不密。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。而亟求所以
正之哉。願清其天君。以端出治之源。謹其號令。以肅紀綱之本。毋牽
於私恩。而撓公法。毋遷於適言。而亂舊章。去讒而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
則人心悅。而天意得。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。

金章宗明昌二年。參知政事張萬公賜告省親還。上問山東河北粟
貴賤。今春萬稼。萬公具以實對。帝謂宰臣曰。隨處雖得雨。尚未霑足。
奈何。萬公進曰。自陛下即位以來。興利除害。凡益國便民之事。聖心

孜孜無不舉行。至於旱災。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。皆當免官。帝曰。卿
等何罪。殆朕所行有不逮者。對曰。天道雖遠。實與人事相通。唯聖人
言行可以動天地。昔成湯引六事自見。周宣遇災而懼。側身修行。莫
不修飾人事。方今宜崇節儉。不急之務。無名之費。可供罷去。帝曰。災
異不可專言天道。蓋必先盡人事耳。故孟子謂王無罪歲。左丞完顏
守貞曰。陛下引咎自責。社稷之福也。

承安五年。烈風昏曠連日。詔問變異之由。平章政事徒單鎰上奏曰。
仁義禮智信。謂之五常。父義。母慈。兄友。弟敬。子孝。謂之五德。今五常
不立。五德不興。縉紳學古之士。棄禮義。忘廉耻。細民違道畔義。迷不
知返。背毀天常。骨肉相殘。動傷和氣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今宜正
薄俗。順人心。父父子子。夫夫婦婦。各得其道。然後和氣普洽。福祿存
臻矣。因論為政之術。其急有二。一曰正臣下之心。竊見群下不明禮

義趨利者衆。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。其用人也。德器為上。才美為下。兼之者待以不次。才下行美者次之。雖有才能。行義無取者。抑而下之。則臣下之趨向正矣。其二曰導學者之志。教化之行。興于學校。今學者失其本真。經史雅奧。委而不習。藻飾虛詞。鈞取祿利。乞令取士。兼問經史故實。使學者皆守經學。不惑於近習之靡。則善矣。又曰。凡天下之事。叢來者非一端。形似者非一體。法制不能盡。隱於近似。乃生異論。孔子曰。義者天下之斷也。記曰。義為斷之節。伏望陛下臨制萬機。事有異議。少凝聖慮。尋繹其端。則裁斷有定。而疑可辯矣。

宣宗時。天旱。宣差河南提控完顏伯嘉上奏曰。日者君之象。陽之精。早暵。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。宰執以為冤獄所致。夫燮和陰陽。宰相之職。而猥歸咎於有司。高琪武弁出身。固不足論。高汝礪輩之不知所職。其罪六矣。漢制災異策免三公。願歸之有司。邪。臣謂今日之旱。

聖上自用。宰相諂諛。百司失職。實此之由也。

元太祖征西域。駐鐵門關。有一角獸。形如鹿而馬尾。其色綠。作人言。謂侍衛者曰。汝主宜早還。帝以問左右。負外郎耶律楚材對曰。此瑞獸也。其名角端。能言四方語。好生惡殺。此天降符以告陛下。陛下天之元子。天下之人。皆陛下赤子。願承天心。以全民命。帝即日班師。

世祖至元二十年。有星孛于帝座。帝憂之。夜召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。問所以銷天變之道。對曰。風雨自天而至。人則棟宇以待之。江河為地之限。人則舟楫以通之。天地有所不能者。人則為之。此人所與天地參也。且父母怒。人子不敢疾怨。惟起敬起孝。故易震之象曰。君子以恐懼修省。詩曰。敬天之怒。又曰。遇災而懼。三代聖王。克謹天戒。鮮不有終。漢文之世。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。日食地震。頻歲有之。善用此道。天亦悔禍。海內又安。此前代之龜鑑也。臣願陛下法之。

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。以然曰。此言深合朕意。可復誦之。遂詳論。欵陳。夜至四鼓。明日進膳。帝以盤珍賜之。

世祖開李治賢。召問昨地震何如。治對曰。天裂為陽不足。地震為陰有餘。是地道陰也。陰太盛則變常。今之地震。或姦邪在側。或女謁盛行。或讒慝交至。或刑罰失中。或征伐驟舉。五者必有一于此矣。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。故示此以警之耳。苟能辯姦邪。去女謁。屏讒慝。省刑罰。慎征討。上當天心。下協人意。則可轉咎為休矣。帝嘉納之。

成宗大德七年八月戊申夜。地大震。詔問致災之由。及弭災之道。齊履謙對曰。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。妻道。臣道。子道也。三者失其道。則地為之弗寧。弭之之道。人臣當反躬責己。去專制之盛。以答天變。不可徒為禳禱也。

成宗以恒物暴風星芒之變。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。翰林學士承旨

劉敏中等上奏曰。切惟事有本末。政有後先。今撫其本與先者言之。其畧有七。一曰畏天。天育萬物。不能自理。乃立君以主之。故君者。所以代天育物也。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。赫赫甚。邇允一語動。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。思合天則。期當天心。若論官。則曰天命有德。五服五章。不敢乘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。若論刑。則曰天討有罪。五刑五用。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。九事如此。謹守勿失。於是陰陽和。風雨時。而萬物育。天相之也。乃若政令之或爽。天必出災異以儆之。而儆之者。所以仁愛人君。欲其久安長治。而萬物得其育也。故明君遇此。則必省躬以知懼。昭德而塞違。誠格政修。天意乃得。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。故雖堯湯之世。不能無水旱。而卒以無害者。堯湯用此道也。二曰敬祖。自古帝王創建國家。無不自艱難而得之。而傳之子孫。猶菑者之望播穫。作室者之待堂構也。夫固不易哉。我

太祖皇帝起自朔方。身歷百戰。收附諸國。惡衣菲食。櫛風沐雨。何如其辛勤也。世祖皇帝親歷行陣。心籌計畫。恭儉敬畏。以有天下。混一南北。何如其辛勤也。欽惟陛下以仁明天縱之聖。紹膺景命。蓋嘗以此存心。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。而遇是儆也。尚益兢兢業業。用一財。則必曰此民力也。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。豈可輕用。官一人。則必曰此國柄也。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。豈可輕與。動靜整勅。每事如此。則百司自然共職。庶政自然修舉。祖宗在天之靈。必皆歡悅。而天佑響答。福祿日臻。邦基益固矣。三曰清心。心者一身之主。萬事之本也。夫目之於視。耳之於聽。口之於言。手之於執。足之於履。皆惟心之所使。心得其正。則接物臨事之際。視聽言動。皆得其正。而無有繆悞乖戾之患。况四海之廣。萬幾之微。皆仰治于一人。而一人之所仰者。非惟心乎。蓋水必止。乃可以澆物象。鏡必明。乃可以別妍醜。故帝王貴

清心。清者靜。一不遷之謂也。若聲色之娛。宴飲之樂。所不能無。尤當節適。使不至撓吾心之清。心清則四海之廣。無不燭。萬幾之微。無不察。光明洞徹。不言而信。讒諛不得施。邪偽不敢前。百官有司各安其職。無有撓格之患。則法制流行。紀綱振舉。災變息而天下治矣。語曰。本立而道生。故帝王以清心為本。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。四曰持體。事莫不有體。體者得其要之謂耳。人君任宰輔。以取百官。守法度。以信萬民。斯其體也。若乃任一小官。罰一小過。有司之事耳。而人君親之。則有司懼矣。夫上下正。政令一。賦斂以時。用度有節。賞罰必信。此天下之守也。而朝行夕改。守無所止。則臣下恐懼。皆思為已。而怠其所職。殃害及民。怨讟不免。而或召笑異。故為君之道。在乎持大體。先有司。裁制予奪。必信必一。則雍熙之治。可坐而致。何災異之有哉。五曰更化。傳有之。衰瑟不調。甚者必解。而更張之。為政不行。甚者必變。

而更化之。今有司所甚患者。曰財用不足。曰選法撓亂。曰官府不治。三者而已。改絃更張。此其時也。蓋亦思其所由乎。財用不足。豈非所入者有限。所出者無窮歟。選法撓亂。豈非賢不肖混淆。越格者多。而非格者不少歟。官府不治。豈非賞罰不明。而名節素不勵歟。宜教有司詳校一歲錢穀所入幾何。所出幾何。若所出皆為當出。則財之不足。將無法可理。若猶有不當出。而可以已者。如不急之營繕。無名之賜予。據其名件。一皆止之。則財用必足矣。又詳校銓選。除合格外。越格與非格者幾何。任迴量其報脚功過。定奪仍原其所由。跡轍一禁絕之。則選法必行矣。官府之制。上下內外。相維相資。各有條理。果皆得人。何有不治。然人材不齊。善惡必有。故賞罰立焉。若善者當賞。而不賞。惡者當罰。而不罰。則善者變而為惡。而惡者紐而益甚。又如犯至不赦。大罪也。而或巧圖復用。老病謝事。常理也。或懲不忍去。至有

貪欺害民。善於自蔽。不即敗露。上官不以審。風憲不以察。因習成風。不知有耻。治何由興。宜嚴教省臺。公賞罰。勵名節。由京朝始。則官府自治矣。凡此三者。更化之大畧也。三者果更。民力必紓。人材必多。祥瑞必集。國勢必隆。然非更之之難。行之之難也。非行之之難。守之之難也。惟聖天子以畏天敬祖清心之德。守而行之。又何難哉。六曰察吏治。官府之設。本以為民。然而民弗蒙惠者。豈非任職之人。廉正者恒少。而貪邪者恒多歟。恒少者宜培植。而反摧抑之歟。恒多者宜簡除。而反擁護之歟。何以知其然也。夫廉正者。仰不能悅上官。而復或忤也。憾怒畜矣。俯不能媚奸民。而又常戢之。怨憎積矣。故舉一事。則沮於上行。一政。則謗於下。奸人乘釁。猾吏授計。扇黨搆誣。譁然訟之。蓄怒者。得以拊辱求索。鍛煉而成其罪。夫以措紳廉正之士。一旦屈膝受誣。置對於無賴之小民。縱萬一得解。而風槩掃地矣。彼貪邪者。

於上則先意以布合於下則越禮以求媚。賄賂狼藉無由敗露。憲司上司佯為不知。安然秩滿給由而去。乃且奔走權要。徵取優等。擇授美官。是廉正者少而益少。貪邪者多而益多也。嗚呼。所謂實惠者。將孰從而致之哉。夫源清則流清。本治則末治。宜端本澄源。特發嚴令。戒敕內外官吏。皆當洗心易慮。奉公為民。所在憲司。及上司衙門。毋敢抑正容姦。務要精詳察舉。其治行超衆者。增秩賜金。如漢世故事。貪鄙尤甚者。黜竄不齒。憲司或失察舉。亦行論罪。如是良吏日多。奸吏日少。官府立而政化行。惠及民而災變息矣。七曰除民患。公家百源。皆民所出。取之有法。民不知病。今夫夏絲秋稅。乃其常賦。和買和雇。官皆給價。宜無所病者。然和買和雇。名件不一。駢至疊出。責辦湏吏。故和買必至望戶科着。貪吏險人。得緣為姦。易新鈔為爛鈔者有之。給價博除者有之。緣指其物惡賂焉而受者有之。預辦以多買而

取賂者有之。受賂當買之戶。而移之下戶者有之。而又追呼停留費。用過當。民不勝擾矣。其和雇則十車之運。而為百車之雇。有車之家。闔境追攝。必賂而後免。故土買和雇。姦民之利。而細民之病也。今後一切和買和雇。憲司必深密為體察。仍許諸人首告。似前犯者。痛行追斷。監臨有失防禁。罰俸標過。甚者降等。憲司不察。同坐。惟復止於大都。將年例和買。段疋絲絹等物。預期張立榜文。各開色樣幅尺。麓細輕重。添價收買。仍許中買。益引商旅四集。旬月可辦。不惟省減脚力。防押官兵。及免水火盜賊之虞。實永絕姦人因公規利害民之弊。若慮或有耽悞。且可內外分買。若大都果便。來歲通行。斯亦惠民弭災之切務也。

英宗至治三年夏。帝以日食地震星變。詔議所以弭災者。大常禮儀院經歷曹元用上言曰。應天以實不以文。脩德明政。應天之實也。宜

擄浮費。節財用。選守令。卹貧民。嚴禋祀。汰佛事。止造作。以紓民力。慎賞罰。以示勸懲。至於科舉取士之法。當革冒濫。嚴考覈。俾得真才之用。朝廷咸是之。

恭定帝泰定元年。車駕在上都。先是帝以災異。詔百官集議。集賢大學士張珪。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。極論當世得失。詣上都奏之曰。國之安危。在乎論相。昔唐玄宗前用姚崇。宋璟則治。後用李林甫。楊國忠。天下騷動。幾致亡國。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。克復舊物。然自是藩鎮縱橫。紀綱亦不復振矣。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。布置邪黨。奸惑蒙蔽。保祿養禍所致。死有餘辜。如前宰相鐵木迭兒。奸狡險深。陰謀叢出。專政十年。凡宗戚忤己者。巧飾危間。陰中以法。忠直被誅。竄者甚衆。始以賊敗。諂附權姦。失列門。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。苟全其生。尋任太子太師。未幾仁宗賓天。乘時幸變。升入中書。

當英廟之初。與失列門等。恩義相許。表裏為姦。誣殺蕭楊等。以快私怨。天討元凶。失列門之黨既誅。坐要上功。遂獲信任。諸子內有宿衛外擄。顯要。敵上抑下。杜絕言路。賣官鬻獄。威福已出。一令發口。上下股栗。稍不附己。其禍立至。權勢日盛。中外寒心。由是群邪並進。如逆賊鐵失之徒。名為義子。實其腹心。忠良屏迹。坐侍收繫。先帝悟其姦惡。仆碑奪爵。籍沒其家。終以遺患。構成弒逆。其子鎖南親與逆謀。所由來者漸矣。雖剖棺戮尸。夷滅其家。猶不足以塞責。今復回給所籍家產。諸子尚在京師。黃綠再入宿衛。世祖時。阿合馬貪殘敗事。雖死。猶正其罪。况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。臣等議宜遵成憲。仍籍鐵木迭兒家產。遠竄其子孫。外郡以懲大姦。君父之讎。不共戴天。所以明綱常。別上下也。鐵失之黨。結謀弒逆。君相遇害。天下之人。痛心疾首。所不忍聞。比奉旨以鐵失之徒。既伏其辜。諸王按梯不花。李羅月魯。

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。逆黨脅從者衆。何可盡誅。後之言事者。其勿復舉。臣等議。古法。弑逆。凡在官者。殺無赦。聖朝立法。強盜劫殺庶民。其同情者。猶且首從俱罪。况弑逆之黨。天地不容。宜誅按梯不花之徒。以謝天下。書曰。惟辟作福。惟辟作威。臣無有作福作威。臣而有作福作威。害于而家。凶于而國。蓋生殺與奪。天子之權。非臣下所得盜用也。遼王脫脫。位冠宗室。居鎮遼東。屬任非輕。國家不幸。有非常之變。不能討賊。而乃覲幸。故恩報復。讎忿殺親王妃。主百餘人。分其羊馬畜產。殘忍骨肉。盜竊主權。聞者切齒。今不之罪。乃復厚賜放還。仍守爵土。臣恐國之紀綱。由此不振。設或效尤。何法以治。且遼東地廣。素號重鎮。若使脫脫久居。彼既縱肆。將無忌憚。况今死者含冤。感傷和氣。臣等議。累朝典憲。聞赦殺人。罪在不原。宜奪削其爵土。置之他所。以彰天威。刑以懲惡。國有常憲。武備卿即烈前

太尉不花。以累朝待遇之隆。俱致高列。不思補報。專務姦欺。詐稱奉旨。令鷹師強收鄭國寶。妻古哈。貪其家人畜產。自恃權貴。莫敢如何。事聞之官。刑曹逮鞠。服實。竟原其罪。輦轂之下。肆行無忌。遠在外郡。何事不為。夫京師天下之本。縱惡如此。何以為政。古人有言。一婦銜冤。三年不雨。以此論之。即非細務。臣等議。宜以即烈不花。付刑曹鞠之。中賣寶物。世祖時不聞其事。自成宗以來。始有此弊。分珠寸石。售直數萬。當時民懷憤怨。臺察交言。且所酬之鈔。率皆天下生民膏血。錙銖取之。從以捶撻。何其用之不吝。夫以經國有用之寶。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。又非有司聘要和買。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。妄稱呈獻。冒給回賜。高其直。且十倍蠶蠹國財。暗行分用。如沙不丁之徒。頃以增價中寶事敗。具存吏牘。陛下即位之初。首知其弊。下令禁止。天下欣幸。臣等比聞中書。乃復奏給。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。

較其元直利已數倍。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。復令給以市舶番貨。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。已是四年徵入之數。比以經費弗足。急於科徵。臣等議。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。紓民力。實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。太廟神主。祖宗之所妥靈。國家考治天下。四時大祀。誠為重典。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。盜利其金而竊之。至今未獲。斯乃非常之事。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。臣等議。庶民失盜。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。監臨主守倘失官物。亦有不行知覺之罪。今失神主。宜罪太常。請揀其官屬免之。國家經賦皆出於民。量入為出。有司之事。比者建西山寺。損軍害民。費以億萬計。刺繡經幡。馳驛江浙。逼迫如縣雜役男女。動經年歲。窮奢致怨。近詔雖已罷之。又聞姦人乘間奏請。復欲興修。流言喧播。群情駭驚。臣等議。宜守前詔。示民有信。其初造刺繡事。非歲用之常者。悉罷之。人有冤抑。必當昭雪。

事有枉直。尤宜明辯。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。枉遭鐵木迭兒誣陷。籍其家以分賜人。聞者嗟悼。比奉明詔。還給元業。子孫奉祀。家廟修葺苟完。未及寧處。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。止酬以直。即與再羅斷沒無異。臣等議。宜如前詔。以元業還之。量其直以酬。後所賜者。則人無冤憤矣。德以出治。刑以防姦。若刑罰不立。奸宄滋長。雖有智者。不能禁止。比者也。先鐵木兒之徒。遇朱太醫妻女。故省門外。強拽以入。姦宿館所。事聞有司。以扈從上都為辭。竟弗就鞠。輦轂之下。肆惡無忌。京民憤駭。何以取則四方。臣等議。宜遵世祖成憲。以姦人命。有司鞠之。臣等又議。天下囚繫冤滯不無。方今盛夏。宜命省臺選官審錄。結正重刑。疏決輕繫。疑者申聞詳讞。邊鎮利病。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。廣海鎮戍卒更病者。給粥食藥力。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。賁所司及同鄉者。歸骨於其家。歲貢方物。有常制。廣州東莞縣大

步海及惠州珠池。始自大德元年。姦民劉進程連言利。分蠶戶七百餘家。官給之糧。三年一採。僅獲小珠五兩六兩。入水為蟲魚傷死者。衆遂罷珠戶為民。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兒等。又獻利於失列門。勦設提舉司。監採廉訪司。言其擾民。復罷歸有司。既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。冒啓中旨。馳驛督採。耗廩食。疲民驛。非舊制。請悉罷遣。歸民善良。死於非命。國法當為昭雪。鐵失弒逆之變。學士不花。指禪不顏。忽里院使禿古思。皆以無罪死。未褒贈。鐵木迭兒專權之際。御史徐元素。以言事鎖項。死東平。及賈禿堅不花之屬。皆未申理。臣等議宜追贈死者。優叙其子孫。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。有冤抑者。其實以聞。政出多門。古人所戒。今內外增置官署。負冗俸濫。白丁驟陞出身。人流壅塞日甚。軍民俱蒙其害。夫為治之要。莫先於安民。安民之道。莫急於除濫費。汰冗員。世祖設官分職。俱有定制。至元三十

年已後。改陞勦設。日積月增。雖嘗奉旨取勘。戒降近侍各私其署。蠶緣保祿姑息中止。至英宗時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。十有三署。徽政院斷事官。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。不幸遭罹。惟大故未竟。其餘。比奉詔。凡事悉遵世祖成憲。若復循常取勘。調虛文。延歲月。必無實效。即與詔旨異矣。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。有非世祖之制。及至元三十年已後。改陞勦設。負冗者。詔格至日。悉減併除罷之。近侍不得巧詞復奏。不該常調之人。亦不得濫入常選。累朝幹耳朵。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。別議處之。自古聖君。惟誠於治政。可以動天地。感鬼神。初未嘗徼福於僧道。以厲民病國也。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。醮祠佛事之目。上百有二。大德七年。并立功德使司。積五百有餘。今年一增其目。明年即指為例。已倍四之上矣。僧徒又復營幹近侍。實作佛事。指以筭卦。欺昧奏請。增修布死齋齋。自稱特

奉傳奉。所司不敢較問。供給恐後。况佛以清淨為本。不奔不歛。而僧徒貪慕貨利。自違其教。一事所需。金銀鈔幣不可數計。歲用鈔數千萬錠。數倍於至元間矣。凡所供物。悉為己有。布施等鈔。復出其外。生民脂膏。縱其所欲。取以自利。畜養妻子。彼既行不修。察適足褻慢天神。何以要福。比年佛事愈繁。累朝享國不永。致災愈速。事無應驗。斷可知矣。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。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。及累朝忌日。醮祠佛事名目。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。餘悉減罷。近侍之屬。並不得巧計擅奏。妄增名目。若有特奉傳奉。從中書復奏乃行。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。莫先於節用。蓋侈用則傷財。傷財必至於害民。國用匱而重斂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。皆足以厲民矣。比年游惰之徒。妄投宿衛部屬。及宦者女紅。太醫陰陽之屬。不可勝數。一人收籍。一門蠲復。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。所徵入不足以給之。耗國損民為甚。臣

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。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。餘悉簡汰。闕端赤牧養馬駝。歲有常法。分布郡縣。各有常數。而宿衛近侍委之。僕御役民放牧。始至即奪其居。俾飲食之。殘傷桑果。百害叢起。其僕御四出。無所拘鈐。私鬻芻豆。瘠損馬駝。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。蓋暖棚團槽。樅以牧之。至治初復散之民間。其害如故。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。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。正官監臨。閱視肥瘠。拘鈐宿衛僕御。著為令。兵戎之興。號為凶器。擅開邊釁。非國之福。蠻夷無知。少梗王化。得之無益。失之無損。至治三年參不即盜。始者劫殺使臣。利其財物而已。至用大師。期年不戢。傷我士卒。費國資糧。臣等議好生惡死。人之恒性。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。遣良使抵策招諭。簡罷冗兵。明勅邊吏。謹守禦。勿生事。則遠人格矣。天下官田歲入。所以贍衛士。給戍卒。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。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。

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。遂令中書酬直海漕。虛耗國儲。其受田之家。各任土著。姦吏為莊官。催甲斗級。巧名多取。又且驅迫郵傳。徵求餼廩。折辱州縣。閉償逋負。至倉之日。變鬻以歸。官司交忿。農民窘竄。臣等議。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。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。輸之公廩。計月直折支以鈔。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。給之大都。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。悉拘還官。著為令。國家經費。皆取於民。世祖時。淮北內地。惟輸丁稅。鐵木迭兒為相。專務聚斂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。重併科糧。又以兩淮荆襄沙磧。作熟收徵。徵名興利。農民流徙。臣等議。宜如舊制。止徵丁稅。其括勘重併之糧。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。悉除之。世祖之制。凡有田者。悉役之。民典賣田。隨收入戶。鐵木迭兒為相。納江南諸寺賄賂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。毋役之。以里正主首之屬。逮今流毒細民。臣等議。惟累朝所賜僧寺田。及亡

宋舊業。如舊制。勿徵。其僧道典買民田。及民間所施產業。宜悉役之。著為令。僧道出家。屏絕妻孥。蓋欲超出世表。是以國家優視。無所徭役。且處之官寺。宜清淨絕俗為心。誦經祝壽。比年僧道。往往畜妻子。無異常人。如蔡道泰。班講主。之徒。傷人逞欲。壞教干刑者。何可勝數。俾奉祠典。豈不褻天瀆神。臣等議。僧道之畜妻子者。宜罪以舊制。罷遣為民。賞功勸善。人主大柄。豈宜輕以與人。世祖臨御三十五年。左右之臣。雖甚愛幸。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。比年賞賜。汎濫。蓋因近侍之人。窺伺天顏喜悅之際。或稱乏財無居。或稱嫁女取婦。或以技物呈獻。殊無寸功小善。遂互奏請。要求賞賜。回奉。奄有國家金銀珠玉。及斷没人畜產業。似此無功受賞。何以激勸。既傷財用。復啓倖門。臣等議。非有功勳勞效。著明實蹟。不宜加以賞賜。乞著為令。臣等所言。裁逆未討。姦惡未除。忠憤未雪。冤枉未理。政令不信。賞罰不公。賦役

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
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
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祭允臣等
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

文宗天曆二年御史中丞史惟良上奏曰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
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
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
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
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

順帝至正二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上奏曰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
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
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讎殺不辜鄰王之獄燕威

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
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
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
也

順帝在位每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翰林學士承旨變變乘間上
奏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
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矣

蘇天爵上奏曰蓋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國
家消弭天變感格人心之至計也洪惟天朝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溥
育群生或遇災異猶思修省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祖宗畏天愛
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河北山東旱蝗為災遼陽江淮
黎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歲事何望夫天

之變異。蓋不虛生。將恐人事有乖。和氣當是之時。國家正宜訪求直言。指切時政。矧在卑職。忝居言官。豈容緘默。伏願朝廷哀矜黎民。誕敷實惠。更新庶政。勿示虛文。庶幾消弭天災。感召和氣。宗社臣民。不勝幸甚。

一。賞罰者國之大柄。朝廷紀綱繫焉。故賞不失有功。則勞臣勸。刑不失有罪。則姦人懼。二者或失。綱紀必隳。故古者爵人於朝。與士共之。刑人於市。與衆棄之。雖人君不得而私也。况左右臣鄰。敢擅威福而為之乎。竊聞近日以來。倖門漸啓。刑罰漸差。無功者覬覦以希賞。有罪者僥倖以求免。中外聞之。竊議傷嘆。誠恐刑政從此漸隳。紀綱自此日紊。勞臣河以勸姦人。無所警懼矣。伏願自今以始。凡官賞刑獄。敢有交結近侍。互相請托。恣為罔欺。紊亂政治者。嚴行禁治。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官。所以

參贊宰臣。決理政務。若有不思奉公守法。阿容苟倖。并許究問。庶幾賞罰攸當。刑政肅清。雍熙之化。可坐而致矣。

一。節用愛民。有國之常經。今朝廷用度不足。弊在於浮費不節。所入者有限。而所出者無涯。遂令內外帑廩。皆未充贍。夫天下之財。皆出于民。既傷其財。民必罹害。故愛民必謹於節用也。蓋國家財用。責之戶部。戶部責之運司州郡。州責之縣。縣責之民。至民而止。民竭其力以佐公上。而用猶不足。則嗟怨之氣上干天地。陰陽之和。此水旱災變所由作也。宜從朝廷專命中書省官。二。負責督工部。詳定減省。罷不急之工役。止無名之賞賜。裁官吏之冗員。減僧道之好事。凡百用度。務令撙節。庶幾國用既充。民無橫斂。感召和氣。莫急于此。

一。遇災知懼。聖賢之明訓。昔之有國家者。凡值凶荒災異。必減膳

徵樂側身警畏。憂恤元元。惟恐其不至也。蓋天災方作。民食未克。在位者於此時。何忍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。近年以來。朝廷無事。待遇勲臣。固為優厚。然而宴享太頻。財用不能無費。夫珠璣國之重寶。馬政國之大事。今宴享必以殺馬為饌。珠璣為花。誠恐習俗成風。奢侈日甚。費財擾民。有損國治。矧當災異荐臻。尤宜警懼。以答天意。今後內外百司。凡有必合筵宴。一切浮費奢靡之物。並宜裁節禁治。是亦恐懼修省之一事也。

一。在古有訓。作善降祥。不善降殃。蓋言人之為善為惡。殃咎各以其類應也。後世佛教既入中國。始言人能修奉佛事。輒獲福利。小民信之。或不能悟。甚至有國家者。傾其府庫。捨施金帛。供佛飯僧。唯恐不至。然其徵驗。蓋可觀矣。是以中外之臣。言其可罷者。十常八九。而國家崇信方篤。不忍遽已。邇者徵政院臣。以府

庫不克。金帛不給。啓奉懿旨。凡在興聖宮常例好事。一切罷止。今朝廷政教惟新。方圖孝治。宜體東朝之意。凡大內常例好事。宜權停止。豈惟制節浮費。有裕于國財。庶幾不感異端。有關于政化也。

一。建官分職。本以為民。官冗事繁。適足害治。蓋古者爵祿。所以待賢才。熙庶績。非以供人之欲。給人之求者也。是以上自公卿大夫。下及抱關擊柝。皆有定員。而無曠職。故官無苟得。人無倖心。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。建官之制。詳酌古今之宜。故治化成而事功立。爰自近歲以來。官府日增。選法愈弊。俸祿既廣。事功益隳。夫文翰之職。既同。何為復列數職。造作所司。既不應。又置數司。掌軍政者。亦既俱分。奉祭祀者。似太重複。至于屬官群吏。負額雜冗。支俸食米。內外繁多。若不早為裁減。日久愈

難沙汰。夫科場取士。三年止得百人。今吏屬出身。一日不知其幾。即目中書類選。已有積年不調之苦。孰思數歲之後。吏部選。又將奈何。宜從都省。早為聞奏。照依至元定制。各并裁戒。不惟省去冗員。清選舉之方。亦以制節浮用。為裕財之道。

一。命郡縣之官。唯欲圖治。班田祿之制。所以養廉。今國家設官。固有高下之列。頒祿當無厚薄之分。然而朝廷卿士。俸廩既均。郡縣公田。多寡不一。亦有初設貧闕。逐月止請俸錢。故廉者奉公。凍餒其妻子。貧者受賄辱及其宗親。各處雖嘗申明其事。主者但言設置已久。廉吏嗟嘆無可奈何。宜從戶部行移。取勘各處所闕公田。於係官田內。均行標撥。豈惟廩祿惠及官吏之一家。庶責廉能。洽洽郡縣之兆姓。

一。錢幣之制。在古所以惠民。鈔法之行。歲久不能無弊。蓋米粟布帛。養兆民之本。錢幣鈔法。權一時之宜。故法久必更。理當然也。昔者世祖皇帝始立法制。遂行中統交鈔。其後又行至元寶鈔。夫行之既久。真偽不無。坐罪雖曰匪輕。獲利自是甚重。爰稽造鈔以來。元額已踰數倍。以致鈔日益虛。物日益貴。民庶有倒鈔檢鈔之擾。官吏有監鈔燒鈔之害。欲救其弊。理宜更張。洪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。始命尚書省更行銅錢。本欲復古。以便民。未聞有妨於國計。蓋因至大已後。一切矯枉太過。因併銅錢。遂亦不用。夫行封贈。所以勸忠。增俸祿。所以養廉。禁干名。犯義者。厚風化之原。戒貪月日者。變奉公之吏。是皆尚書省所行。未聞人以為非。何於銅錢獨為不可。况遠自唐漢。近及宋金。明君才臣。阜民之制。皆本乎此。矧今國家疆宇萬里。錢幣之制。祖宗已嘗舉行。宜從都省。明白奏聞。令戶部官講究歷代鼓鑄之方。用

錢之制遠近便宜。斷然行之。豈惟救鈔法一時之宜。實所以遂民生無窮之利也。

一。治平既久。民獲莫居。版籍既定。田無餘畝。蓋山東益都之境。自昔號稱廣斥。書所謂萊夷作牧是也。今國家平定。蓋已百年。戶數土田。悉有定籍。邇者姦人妄行呈獻。凡民之田宅墳墓。悉指以為荒閑。朝廷雖嘗差官覆實。輒與符同。不復考察。夫既設置官吏。遂為會歛稅糧。幸因水旱為由。不克收滿元額。民既無所控訴。官亦無可奈何。驗其一歲所入之稅。僅足諸人所支之俸給。既不能裕財富國。徒足以害衆擾民。矧今山東。黎民阻飢。盜賊多有。誠恐因之。引生利害。欽觀天曆元年詔書。節文有曰。國家租稅。自有常例。今後諸人。毋得妄獻田土。違者治罪。擬合欽依明詔。將山東田賦總管府等衙門革去。其百姓合納租賦。

並依舊制。庶使一方之民。咸獲有生之樂。仰稱文宗皇帝發政施仁之盛德。

一。薄賦稅者。治國之大經。廣聚歛者。蠹民之弊法。夫以河南之地。方數千里。所輸稅糧。已有定數。先之以劉亦馬罕。妄獻地土。既已長流海南。是無閑田。亦已明矣。自延祐以來。姦人竊取相位。欲興功利。以固權寵。輒以經理為名。惟欲擾害其衆。名曰自實田糧。實是強行科歛。朝廷深知其弊。累降詔書。克除有司。失於奉行。至今令民包納。夫以堂堂天朝。富有四海。差稅之入。悉有定制。乃因興利之徒。遂遺斯民之害。擬合欽依累朝詔旨。其經理虛措之數。並行革撥。豈惟彰朝廷薄歛惠民之厚澤。亦以植斯民本固邦寧之遠圖。

一。國家之治。當一視而同仁。天以高麗為國。僻居海隅。聖朝肇興。

首效臣節。世祖皇帝嘉其勤勞。釐降公主。蓋所以懷柔小邦。恩至渥也。比年以來。朝廷屢遣使者。至于其國。選取子女。求娶妻媵。需索百端。不勝其擾。至使高麗之民。生女或不欲舉。年長者不敢適人。憤怨感傷。無所伸訴。方今遼東歲歉。民適告飢。和氣之傷。或亦由此。今後除內廷必合取索外。其餘官員。敢有不經中書。擅自奏請取索高麗女子。及因使其國娶妻妾者。擬合禁治。庶幾彰國家同仁之治。慰小邦嚮化之心。

言如百物... 不... 中... 法...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

